



益齋亂藁卷第四

中菴掌試後賀宴席上

國老提衡古未多
群雄入彀世軍誇
天開萬古
烟霞洞春滿一庭
桃李花羯鼓打翻
銀漢月鳳
簫吹散赤城霞
年：此樂何窮已
餘慶方鍾積
善家

壬申十一月晦日

落落平生喜遠遊
歸來散盡黑貂裘
誰同阮籍

能青眼未分又君共白頭案上有詩時自讀樽
中無酒與誰謀傷心歲暮空階雨竟日丁東滴
不休

庚辰四月將東歸題齊化門酒樓

離歌昔未解傷神老淚今何易滿巾三十年前
倦遊客三千里外獨歸身山河雖隔扶桑域星
野元同析木津他日重來豈無念却愁華髮汗
縮塵

奇參政宅月山雙馬手卷

月山用筆逼龍眠寫出驂騑絕可憐不似悲鳴
虞坂上頗同遊戲渭川邊皇恩豈啻千金賜家
寶須將萬葉傳安得與君真致此玉鞭金勒去
朝天

讀李義山集和蜂詩

多生鼻觀得圓通徧界香緣欲細窮韓壽墻邊
歌暖日又君爐畔醉薰風有時結伴依高樹何

處尋巢度遠空
課蜜若非王事急
只消恒舞百花中

江陵道朴安集告別

路俯蛟鼉窟
山鄰虎豹群
和泥煮白浪
帶燒壘蒼雲
此地難為主
今年幸得君
遺民尚流涕
恨殺慎將軍

病中呈愚谷

讀書嗟聽瑩
聞道愧支離
豈繫蒼生望
謬蒙明

主知病語年
去遠問登日
斜遲卧念
平生事多為
識者嗤

趙三藏李稼亭神馬歌次韻

馬西極佛
即國所獻

佛郎神馬來
皇都矯軒軒
何所似長風
破浪雲雷奔
海底烏龍歛
飛起龍耶馬
耶不可知骨
法誰問寒風
子世無玉山
禾肯為一飢
垂兩耳蹴裂
交何冰肯為
一困甘遭筭
九重况得蒙
主恩三倍何
論曾利市照
夜白獅子花
故應齶齶

難與比腐儒並世空聞名自恨年來返田里
寫真儻有曹將軍作讚那無杜子美願觀弄影玉
輅前安得親奉明堂祀

哭尚德洪宰相論

邂逅何成別驚吁已隔生臨書懷善誘對酒憶
真情淚溢大同水名懸平壤城應教吠天喙永

愧首邱誠

時西京人有訐
本國于朝廷者

和贈李外郎元弼

男子平生志四方不應羞澀為空囊靈均去楚
惟餐菊魯叟過陳也絕糧搔首只緣詩作崇揚
眉更覺酒能狂愧非指廩周公瑾傾蓋相從亦
不妨

菊齋權文正公挽詞

揚歷清華到上台君王獨倚棟梁材詩書滿屋
無焚素簪履盈門有老萊千歲鶴歸三嶂月九
淵龍化五更雷才疎未足銘清德淚洒當年玉

鏡臺

平生德爵已俱全壽比汾陽更一年將謂坐忘
非亦病豈知尸解即逃禪姮娥相待廣寒殿居
士獨歸兜率天他日東山華屋過空瞻黃鶴白
雲邊

夜坐呈竹軒金宰相

去年負綬遠朝天冰滿遼河馬不前誰識乞身
閑氣味一龕燈火夜參禪

奉賀竹軒金政丞

威烈公冢翼戴公大山功後大山功要知積善
多餘慶又見賢孫拜侍中

近日無端世論乖衣冠人物棄如泥願公力復
昇平舊莫遺功名在狄鞮

誰將國病付庸醫豈念蒼生命若絲幸有老婆
一丸藥從今試手療瘡痍

松廣和尚寄惠新茗順筆亂道寄呈杖下

枯腸止酒欲生烟老眼看書如隔霧誰教二病
去無踪我得一藥未有素東菴昔為綠野遊慧
鑑去作曹溪王寄來佳茗致芳訊報以長篇表
深慕二老風流冠儒釋百年存沒猶長暮師傳
衣鉢住此山人道規繩起乃祖生平我不悔雕
蟲事業今宜漸幹蠱傳家有約結香火牽俗無
由倍杖履豈意寒暄問索居不將出處嫌異趣
霜林虬卵寄曹先春焙雀舌分亦屢帥雖念舊

示不忘我自無功愧多取教間老屋草生庭六
月愁霖泥滿路忽驚剝啄送筠籠又獲芳鮮逾
玉勝香清曾摘大前春色嫩尚含林下露颺颺
石磴松籟鳴眩轉礙甌乳花吐肯容山谷托雲
龍便覺雪堂羞月兔相投真有慧鑑風欲謝只
久東菴句未堪走筆効盧仝况擬著經追陸羽
院中公案勿重尋我亦從今詩入務初慧鑑以
新茗寄東
菴其書戲云前公案付山茗若干東菴必以
詩為答今法王亦煎茶于益齋為年例故云

門生鄭學士掌試後賀宴席上

桃李成行拜鯉庭嚴顏喜溢鬢還青吾家犬子
今何在辛苦當年教一經

息影菴入京遣侍者問疾戲呈一絕

向來飛錫肯相過只為知音世未多見說王公
爭結執枉煩侍者問沉疴

寄雞林郡公

郎騎白馬遊不歸黃金臺前草萋萋杜鵑花開

去年枝何時更聞郎馬嘶

贈于卷二首

天台三聖傍虎同眠

豐干老去不參禪寒習從來只掣顛白額將軍
亦何者忍飢共打一場眠

老姬對少年叙情

顏色雖非滿鏡春歌聲尚足動梁塵感君一贈
同心結不為千金更媚人

竹軒席上

滿園紅雪落紛紛，一棹航船盡百分。莫為主人

泉灑面何妨，座客醉書裙。竹軒每于酒場必先醉而卧

柳學士思菴

幾年傍路費光陰，閉戶端居志念深。黃卷展開
春寂，青燈挑盡夜沉沉。風雲變態無窮事，天
地同流只此心。思到無思真有得，古人雖遠是
知音。

延祐己未予從于忠宣王降香江南之寶

陀窟王名古杭吳壽山一本作陳令寫陋

容而北村湯先生為之贊北歸為人借觀

因失其所在其後三十二年余奉國表如

京師復得之驚老壯之異貌感離合之有

時因題四十字為誠

我昔留形影青，兩鬢春流傳幾歲月。邂逅尚
精神此物非他物，前身定後身兒孫。渾不識相

問是何人

車書其同禮樂其東光岳其鍾為人之宗
為世之雄為儒之通氣正而洪貌儼而恭
言慎而從恢々乎容溫々乎融挺々乎中
于學則充于道則隆于文則豈存心以忠
臨政以公輔國以功命而登庸瞻而和衷
篋而時雍

延未已未九月望日北村老民湯炳龍書

于錢塘保和讀易齋時年七十有九

寶蓋山地藏寺用少陵龍門春先寺韻

當年無極翁道眼開勝景短麓團雲根方塘倒
峰影葉落秋徑欲松吟夜堂冷授老窺玄關抵
抵慚猛首

癸巳五月掌試棘闈呈同知貢舉洪二相

狀元榜眼兩儒臣相次提衡在一春惆悵白頭
恭試席當年誰是第三人

今年監試官朱天鳳諫議為安貢齋季

題室門下狀元洪公為同榜
眼其第三人則吾亡子總郎也

天教老日眼增明付與儒林分外榮
四見門生為座主更為座主見門生

悼王政丞 照

再登廊廟惠斯民益見志宣裁
鑿神富貴不垂威不屈後來惟恐更無人

上馬朝天展華歸雲容水色總依々
近來宰相多淪喪曾見吾民涕一揮
百姓聞公亡至有哭泣者

悼耻菴朴判事 忠佐

眼昏猶玩伏羲書身責能安諸葛廬
惆悵桑居上池水一杯曾不乞相如
耻菴因消渴而亡

同承顧問侍經筵雨散雲離白髮年
得見先生真大幸送君何事獨留連

悼李柯亭 叔琪

古松陰下屋三間秋草青々
晝掩闕詩酒往還渾似夢不堪回首望龍山

悼安謹齋當之軸

蓋齋少日，相從只有當之與拙翁。四十年來
俱物化，獨將裏淚灑西風。

悼龜峰金政丞 永兆

謝傳風流逐逝波，蒼生有望奈今何。龜峰之下

滿船月，腸斷一聲漁父歌。

本官醉後每吟坡
豹皮歌漁父詞

悼一齋樞政丞 漢功

朱顏綠骨地行仙，何事乘雲去不還。應為姮娥

勸霞液，醉吟佳句桂花開。

悼竹軒金政丞 倫

詩酒相從已隔生，一瞻華屋一傷情。可憐老馬
知人意，無過閭門不肯行。

陳勝

甕牖繩樞去故園，魚書狐火起中原。只應燕雀
說鴻鵠，一去都忘壘上言。

項羽

書劍應難敵萬人
須知大勇在安民
韓生奪得東歸志
天意寧終假一秦

田橫

隨何有口未鯨布
魏豹無心聽酈生
壯士難教甘一辱
漢皇爭得見田橫

劉向劉歆

丹心耿耿帝曾知
梓柱生根勢莫移
地下可能無駭汗
國師公是乃家兒

韓信

出跨淮陰志頗奇
亦知王業匪人為
欲令螻蟻翻溟海
晚計何殊乳臭兒

蕭何

秦家圖籍漢山河
功比曾參百倍加
白首年來還見繫
只應羞殺邵平瓜

曾參

病瘡餘痛九州同
俞扁何施藥石功
不作呼

終日醉膠西枉見白頭翁

張良

五世君恩未足酬誓將心力快秦讐韓王又作
彭城土借箸何辭展一籌

陳平

呂氏應非項氏儔何緣到此獨深憂絳侯椎撲
王陵慙更又高皇用我謀

王陵

當時王呂議難勝他日安劉力可能慈母一言
今在耳不因存沒負長陵

夏侯嬰

劍下淮陰為大將車中季布作名臣滕公鑑識
真難及最是高皇善用人
攀龍附鳳豈無人駭乘初終只一臣擁樹兩兒
誠不忍帝心應念放魔仁

蒯通

嫁功樂福亡三偽肆辯邀名起兩臣八五一言
能免鑊豈知緘口廟中人

劉敬

欲將漢主嫁昆夷想見當初計畫時千載明妃
心語奉春君豈是男兒

樂軒李侍中在通津山齋金百鑑李松楸
兩學士借卓然師往謁路人見者曰江都
地勢一曰東傾然師自號雲遊子
筆法為當時之冠

兩點天星會德星三韓望重泰山輕座中更看
雲遊子莫怪江都地勢傾

許文敬珙李判樞尊庇俱以東征事出慶
南道共訪其同年朴秀才祿之宜春田舍
各留詩一篇

黃茅若竹海村邊數畝田園屋兩椽何事古今
聲價重二公同訪一同年

洪南陽奎聞妙蓮無畏國師善吹笛自袖

中谷八方又請之國師乃為作教弄
天台再四顛禪師也為洪崖檢行吹更說青溪
舟上客踞林三弄得桓伊

宋樞相和過華嚴六具僧統于興王寺具
公欲觀其弄杖宋幅巾躍馬為之移日

羽林飛將少稱奇百戰年來兩鬢絲不是支郎
有真賞一場裘馬只兒嬉

小樂府

拘：有雀爾奚為觸着網羅黃口兒眼孔元來
在何許可憐觸網雀兒癡

鵲兒籬際噪花枝喜子林頭引網絲余美歸來
應未遠精神報已使人知

沈紗溪上傍垂楊執手論心白馬郎縱有連簷
三月雨指頭何忍洗餘香

黃雀何妨來去飛一年農事不曾知鰥翁獨自
耕耘耗盡田中禾黍為之

脫去春衣掛一肩
呼朋去入菜花田
東馳西走
追蝴蝶昨日嬉遊尚宛然

新羅昔日處容翁
見說來從碧海中
貝齒頰唇
歌夜月鳶肩紫袖舞春風

木頭雕作小唐雞
筋子拈來壁上栖
此鳥膠々
報時節慈顏始似日平西

縱然巖石落珠璣
纓綉因應無斷時
與郎千載
相離別一點丹心何改移

憶君無日不需衣
正似春山蜀子規
為是為非
人莫問只應殘月曉星知

昨見郭神龍言及菴欲和小樂府以其事
一而語重故未也僕為劉賓客作竹枝歌
皆夔峽間男女相玩之辭東坡則用二妃
屈子懷王項羽事綴為長歌夫豈襲前人
乎及菴取別曲之感于意者翻為新詞可
也作二篇抗之

都近川顏制水坊水晶寺裡亦滄浪上房此夜
藏仙子社主還為黃帽郎

近者有達官戲老妓鳳池蓮者曰爾曹惟
富沙門是從士大夫台之何來之遲也蓮
荅曰今之士大夫取富商之女為二家否
則妾其婢子我輩苟擇緇素何以度朝夕
座者有愧色鮮于樞西湖曲有云西湖畫
舫誰家女貪得纏頭強歌舞又曰安得壯

士擲千金坐令桑濮歌行露宋亡士族有
以此自養者故傷之也耽羅此曲極為鄙
陋然可以觀民風知時變也

從教隴麥到離披亦任邱麻生兩岐滿載青磁
兼白 北風船子望來時

耽羅地狹民貪往時全羅之賈販磁器稱
未者時至而稀矣今則官私牛馬蔽野而
靡所耕墾往來冠蓋如梭而因于將迎其

民之不幸也所以屢生變也

戊戌正朝

路逢扶杖白頭人自約衰年不出門堪笑七旬
今過二聽雞騎馬賀三元

忠宣王真容移安于海安寺

白頭重望屬車塵眉宇依然照上春此日感懷
誰似我當時法從更無人

送金海府使鄭尚書國

得時字

讀書思古人嘗恨不同時同時見古人至樂良
在茲幸哉吾今得吾子胡不感此前賢詩平生
拙翁吾所畏與世齟齬人共嗤東人遺文字自
銀又有拙藁皆極奇一觀直欲覆醬瓿攘之可
笑群兒癡殷勤錢版垂不朽今世古人非子誰
魚書虎竹吾州去吾為吾民多賀之汝蠶豈不
剔汰疾豈不醫噓以煥汝骨哺以肥汝肌五袴
何立歌耒暮一錢何止表去思九原誰喚拙翁

起滌筆為作德政碑鄭嘗為全羅道按憲使時及菴閔相授崔拙翁東人之文及拙藁鄭皆刻梓以傳

後儒仙歌為崔拙翁作示及菴

孤雲、孫雲錦腸曼倩嘲謔寬饒狂賈勇中朝
戰藝場磊落夏宋伯仲行君胡為手思故鄉燕
南鬼怪方譁張萬口相和喧蜩蟬風生四壁月
照林中夜起坐歌虞唐病瘡老馬飢欲僵呼僮
拂鞍靴滿霜平明敲推之何方竹軒為啟琴書

堂可人更有白玉郎愛直自合依南陽珥筆視
草平斗量翩然乘風歸帝旁手挽斗柄挹天漿
豈憶丹楹垂扶柔庚故人鬢蒼々含糊模稜坐
岩廊下視啞々一笑長騎龍披髮遊鴻荒

聽初生彈琵琶

傅粉鸚冠人姓李六尺與中侍天子東歸一夢
陽臺雨典刑留與鴉頭女十三麗質傾教坊十
五妙藝專歡場只今四十減紅顏杏花脈々不

禁寒良人少年號眉無一擲千金掌中舞錦帶
繡囊香未歇綠陰青子春何處龍香捍撥鳳尾
槽嘈々為誰相爾汝烏孫馬上漢宮情青家月
明仙珮聲輕擺慢燃意難盡倚絃低唱一再行
聽之恍如烟霧墮遮莫四座驚老我作詩欲代
錦纏頭但愧江州白司馬

明生粟亭尹政堂得蒙主上為之寫真仍
題粟亭二大字其上千載一過耳目所罕

作詩以賀

君不見韓張良漢皇字之稱子房君不見白樂
天唐帝畫之留集賢不名而字固偶耳命工而
畫奚足美賢哉我友尹政堂稀代恩榮蒙我王
金牕赭紫絕點塵玉手染翰為寫真水深山高
清且靈妙用直恐非丹青更題粟亭二大字鍊
畫銀鈎照天地粉身何報萬分一傳家誰肯金
千鎰凌烟休誇歐與虞

唐太宗畫功臣于凌烟閣歐陽率更虞秘書以

儒者誠齋空美范石湖范成大參政號石湖家

與為誠齋萬里拱手嗟賞頌朝臣六宮指日亦改

觀標驚善出真意眼見門生奇特事凌烟休

虞一作高為高士庶歐之形在功臣圖中見長孫無忌詩

和鄭愚谷題張彥甫雲山圖

昔與姑蘇朱德潤每觀屏障燕市東鏡開山水

有僧氣公儼草花無士風月山畫馬不畫骨喜

作霧鬣黃金瞳獨愛息齋與松雪丹青習俗一

洗空白雲青山張道士晚出便欲誇精工萬怪

千峰在咫尺難將眼力子細窮忽驚森羅移我

測安得變化遊其中濯足清溪美明月振衣絕

頂凌蒼穹

劉道權山水

瑜珥瑤環玉雪兒奇懷霞月亦云奇遶壺骨相

青雲起閱得人多子自知

月潭長老二畫

涉公降龍

神物來馴似大羊
山僧伎倆亦荒唐
翻身遠逝非無意
領下明珠鉢底藏

豐干伏虎

珍重於菟亦解禪
因來相就亦安眠
回頭說向寒山子
穩勝青奴煖勝羶

送田祿生司諫按全羅道

字孟耕

田郎作伴吾雞林
父老至今懷德音
拜囊懇惻

叫閭辭祝戈慨慷
從軍詩晏嬰高節
凌首陽誰

責食粟曾交長登車
攬轡志澄清南方
草木亦

知名南方近者頻
年荒捐瘠往仗僵
路旁守令

識字百二三坐視
法猶盲瘖旋驅農夫
防海倭

賊及未接光奔波
大將生幕擁笙歌
小將汗馬

輸弓戈豪奴睽騎
攘公田官徵逋租不
計年鳴

呼民生至此極誰
與吾君寬時食盍
齋也曾玷

廊廟受侮老奸并
惡少乞身自退僅
免禍此日

尋思願可贖田郎夙慕君子儒豈比老我空囁
嚅往我問瘼公無私馳奏得令明主知

送朴大陽按廉 戊戌年

七旬殘叟有孤孫謫宦區區傍海村時寶林祭酒知南原
若念書筵舊知己尹川亭上賜溫言

為孫寶林呈執政 己亥年

拙直書生宦嶺南理民防禦兩難堪賜環何日
來相見乃祖今年七十三

鄭澤堂後從軍

書生祇自紛壯志孰如君舊慕韓司馬今隨霍
冠軍彩旗翻曙色畫角感秋雲珍重離亭酒休辭
倒十分

湖海照磨還江南台州 寧海人

佳客來千里幽人老一邛仙標驚洒落友意感
綢繆渺々烟波路蕭々草木秋却懸徐孺榻空
望李膺舟時先生年七十九以老病故碑于賦詠海請之勤乃作是詩自後不復有

所述

益齋亂藁卷第四

益齋亂藁卷第五

序

送謹齋安大夫赴尚州牧序

東南州郡慶為大而尚次之其道之號慶尚者
以此也然而奉使命者必先取道于尚而後至
慶故風化之流行由尚而南靡常由慶而北也
至正三年春謹齋安侯自監察大夫右文館提
學出領南牧薦紳之賢遊從之良皆相慶而言

日侯剛于中而和于外簡于言而敏于行剛中
簡人憚而莫犯和而敏人悅而易從彼其奉使
命者昔慕其名今觀其德雖有甯成之虎郅都
之鷹庶可紓其酷而為桑羊筦權之計者亦可
以戢其苛矣尚之民其殆息肩乎既曰風化由
尚而南匪直尚之一州專受其福抑亦慶尚一
道之福也余曰諸君知其一未知其二夫富貴
利達人情之所同欲也至若荷深知于君負重

望于人而能撝謙知止于急流之中求之古今
盖千百而什一耳故有父母垂白在堂諉之弱
弟幼妹承其共養奔走千里之遠僥倖軒裳一
朝之榮世莫之怪也侯捷大科中朝擅高文于
東國揚歷華要提衡棘闈去歲挈家歸侍太夫
人行未及半途馳傳召還委以風憲之權君之
所以知者不為不深人之所以望者不為不重
也顧乃力求外寄以便覲省而令昆季得以官

遊中外其廉退之懿孝友之篤足以激當時而垂後世豈止福一州化一道哉君之知將益深人之望將益重由鈴閣登黃閣繼踵金員肅可翹足而待也諸君曰然于是乎書

送辛員外北上序

士之行斯世也其猶舟乎有其才為之楫有其命為之順風然後利有攸往矣有才與命其志之或卑猶楫之完風利而操舟者非其人烏能

任萬斛之重致萬里之遠以濟其不通乎員外半侯束髮讀書敏而好學揚鑣翰墨之場游刃簿書之藪可謂有其才矣筮仕不幾年歷提學代言遷密直僉議仍為星郎東省可謂有其命矣引舊故同升諸公咨者艾以諧庶政正色匡君王推誠待賓旅可謂有其志矣今以朝官被召騰裝而西笑才之大命之達志之遠將于是乎益見矣推贊善而下二十有八家用鄭愚谷

謝宴詩分韻聯章以美其行屬子為序予執爵
而前請畢舟之說夫江河之與溟渤大小則殊
舟于其中者同也檣而帆之所以進也纜而碇
之所以止也又必有衣衲焉所以備漏濡者也
王國江河也夫子之邦溟渤也侯之舟由江河
而溟渤之之也苟能檣其義帆其信纜其禮碇
其智衣衲其敬慎廉勤何重之不任何遠之不
致何不通不濟之患乎昔田叔韓安國以梁趙

之臣立于漢庭揚名當時流譽後世吾今侯焉
是望矣

送大禪師瑚公之定慧社詩序

釋瑚

古之學禪之士有三上投子九到洞山往返千
里不能自休蓋欲以其質所得諸先輩而去槌
拔禊然後已故其勤如此也處今之世配古之
人足以無愧惟吾瑚公大禪師乎公既登僧選
騰聞叢林即往楓岳精修己事時有西域指空

師者岍然以菩提達磨自比國人奔走爭執弟子之禮公亦造焉指空曰我燒一炷子便脫去我喝一聲便子却來答曰請和尚先焉某甲提提笠子相隨其徒指以為不遜欲加以非禮公拂袖不顧而去遂北觀京師南遊于江浙兩廣甘肅四川雲代炎涼幾年靡所不至所見者廓然則所立者卓然矣所驗者烟然則所守者確然矣于是悠然而歸澹然而止向之疑者惡譏

者服矣公曰夫疑而譏者可謂非耶惡而服者果可謂是耶其是與非在人吾不自知也上聞而益重之命主定慧之社諸學士以東坡身行萬里半天下僧卧一菴初白頭二句韻其字聯詩十四篇為其行之贈公又索言于益齋居士俾題其端居士耄矣何能言乎唐文暢每從名公卿以求詠歌其志後世所傳惟韓柳二序而已司馬丞相又獨取韓之數語者以其正大也

暢徒喜文辭者也公豈暢之傳乎諸學士各以詩詠歌之為能達其志乎益齋之文為能稱其所索乎司馬丞相世固莫有也使有之益齋之文之語有所取乎否也益齋亦不自知也乃一笑而書之李其序

金書密教大藏序

佛之書入中國譯而為經數千萬卷所謂陀羅尼者中國之所不能譯也非惟中國為然自竺

域之人亦不得聞而解之以為惟佛與佛乃能知之蓋其義奧其辭秘秘故不可聞奧故不可解不可解則人敬之篤不可聞則人尊之至尊之至敬之篤其感于人也必深矣靈異之迹亦宜于多也昔之人知其若此衆而纂之成九十卷名之曰密教大藏刊行于世則茲九十卷者數十萬卷之根柢也我主上殿下萬幾之暇留神于釋典其于密教信之尤切發內帑之珍泥

金以書之奉翊大夫判內府寺事上護軍臣羅英秀實幹其事于是以舊本校于諸經或乙或竄而是正之又增求其所收外得四十卷與舊合一百三十卷令工書者分部而寫之粲然如列宿之交光衆卉之敷榮真法寶也既成因命臣齊賢為序臣腐儒也其文不足以稱旨然而竊念佛氏之道以慈悲喜捨為本慈悲仁之事也喜捨義之事也然則其為書之大旨亦可概

見矣所謂數千萬卷者以萬乘之勢為之非難其書既多其費亦廣未免沒民以充其用恐非佛氏之意也今者主上殿下不傷民財不費民力簡而得其要速而致其精可謂得佛氏之意而功德豈易量哉嗟歎不足拜手稽首謹書政和元年五月日

書檜岩心禪師道號堂名後

書心畫也觀古楮紳君子手迹森嚴有法度足

以想見其為人至若我聖祖仁王明王翰墨之
妙特其一事規模氣象亦非臣子所得而仿
彿者失主上殿下大書直指堂月潭五字以賜
檜巖心禪師如千年直幹所以架屋萬金美
璧琢之成器與夫烏衫袖白鬚髮而學之者不
可同年而語豈非天縱多能得之自然歟心公
北遊燕趙而抵湖湘歷叅尊宿為千岩無明長
老所印翰林歐陽承旨作偈以美之余嘗造其

室扣以六祖壇經其言約而盡使人不厭聽其
蒙展待于吾君親紆寶札焜耀山門蓋非幸也
至正乙亥林鐘月朝侍中致仕李某識

益齋亂藁卷第五

益齋亂藁卷第六
書

在大都上中書都堂書

至治三年正月日高麗國都僉議使司某等衆
員謹齋冰百拜獻書于中書宰相執事閣下事
將萌芽而逆言之近手狂情在鬱結而難言之
近乎隱如不得已寧狂無隱伏望閣下寬其率
爾而憐察之幸甚中庸曰凡為天下國家有九

經所以行之者一也繼絕世舉廢國理亂持危
厚往薄來所以懷諸侯也說之者曰無後者續
已滅者封使上下相安大小相恤天下皆竭其
忠力以蕃衛王室矣昔齊桓公遷邢而如歸封
衛而忘亡此所以九合一匡為五霸首也霸者
猶知務此况居域中之大以四海為家者哉竊
惟小邦始王氏開國以來凡四百餘年矣而臣
服盛朝歲修職貢亦且百餘年矣往者歲在戊

寅有遼氏粵孽號金山王子者驅掠中原之民
東入島嶼陸梁自肆太祖聖武皇帝遣哈真札
刺兩元帥討之會天大雪餽餉不通忠憲王命
趙冲金就礪供資糧助器仗擒戮狂賊疾如破
竹于是兩元帥與趙冲等誓為兄弟萬世無忘
又于己未年世祖皇帝班師江南忠敬王知天
命之有歸人心之攸伏跋涉六千里迎拜于汴
梁之地

本國坐于釣魚山又曰

忠烈王繼亦躬

修朝覲未嘗少懈故得釐降公主世為駙馬而
不更舊俗以保其宗社賢世祖皇帝詔旨是賴
當其立天下各處行省獨于小邦不置後因東
征日本雖有名額不拘常選大德中教濶里吉
思為耳目官因其陳言都省商量上奏本國曾
蒙世祖皇帝聖旨休改舊本俗但換官名今全
都改換不宜也者成宗皇帝可其奏即令濶里
吉思回來仁宗皇帝于鼠兒年四月降聖旨高

麗田地五省約不揀是誰休題奏者欽此可見
列聖仁恤之深意今聞朝廷欲于小邦立行省
比諸路若是其果然其如世祖皇帝詔旨何其
如列聖存恤之意何伏讀年前十一月新降詔
條使邪正異途海宇文康以後中統至元之理
聖上發此德音實天下四海之福也况小邦累
世之功如彼列聖存恤之恩如此今將四百餘
年之業一朝而廢絕其他外國未有寸功于朝

廷者朝廷將何以處之又其如中統至元之體
何更念小邦地方不過千里山川林藪無用之
地十分而七祝其地未周于漕輓賦其民未支
于俸祿于國家用度泰山之微塵不足有以供
奉其萬一加以地遠民愚言語與中國不同趨
舍與中華絕異恐其聞此必生疑懼之心非家
至戶說而安之者也又與倭民濱海相望萬一
而聞之無奈以我鑒戒而自以為得計耶伏望

執事閣下體累朝念功之義記中庸訓世之言
國其國人其人使修其政賦而為之藩籬以奉
我無疆之休豈惟三韓之民室家相慶歌詠盛
德而已其宗社之靈皆將感泣于冥冥間矣伏
惟鈞照無任激切懇迫之至干瀆尊嚴伏地待
罪某等百拜

上伯柱丞相書

月日薰沐齋戒百拜上書于丞相執事禹思天

下有溺者如己溺之稷思天下有飢者如己飢
之天下之溺與飢者非禹手擠之而稷過其舖
也何其心斷然自以為己責而不辭哉天之降
任于天人本欲使之濟斯民也苟視困窮無告
者恬不為怪豈天之降任意耶此所以忘胼胝
之苦躬稼穡之勤宅九土粒蒸民左右堯舜而
澤及萬世者也設有一人焉不幸而轉溝壑陷
濤瀨禹稷而見之將圖其斯湏之活而已耶吾

知其必為之計使之不復飢與溺之憂而心乃
安焉恭惟丞相執事光輔聖天子不動聲色措
天下于泰山之安戴白之老以為復見中統至
元之理人之生于此時可謂大幸矣如是而有
一人焉困窮之勢甚于飢溺執事其何以處之
哉往歲我老瀆王遭天震怒措躬無所執事哀
而憐之生死肉骨于雷霆之下得從輕典流宥
遠方再造之恩有踰父母然其地甚遠且僻語

音不同風氣絕異盜賊之不虞飢渴之相逼支
體羸弱頭髮盡白辛苦之狀言之可為流涕執
事忍視之耶語其親則世皇之親甥也語其功
則先帝之功臣也又其祖考爰自太祖聖武皇
帝草創之時慕義先服世著勤王之効其功不
可忘也雖執迷不悟罪至罔加原其本心固亦
無他竄謫以來已及四年革心改過亦已多矣
伏望執事既嘗力救于初無忘終惠于後敷奏

黠聰導宣天澤俾還故國以終餘年其為感激
豈止轉溝壑者旣美食陷濤瀨者履坦途而已
哉若謂時未可也姑徐為之日延月引而為賢
且有力者所先天下之士將謂執事見事獨遲
小國之人將謂執事為德不竟竊為執事惜之
同崔松波贈元郎中書

崔某季某奉書再拜郎中元公足下竊伏海濱
歆芳名高下風為日久矣思欲覩梧竹之標聞

陽秋之論顧無紹介為之先容因循歲月願莫
之遂今忽披露肝腎以効于前而交淺言深恐
未足以感發尊聽然而敝邑于足下為恭桑之
地雖出幽遷喬泥蟠雲飛家中原住上國墳墓
親戚固在敝邑于僕等所欲言者又烏得而無
情哉今聖天子厲精圖理大丞相才略不世出
言聽計從廟無遺算有一夫不獲其所一物不
得其平必振拔而安措之然後已實萬世一時

也而足下以端慤雄深之質文之以禮樂詩書
可謂得青雲知己以行其道者矣竊惟敝邑事
大以來百有餘歲歲脩職貢未嘗少弛往者有
遼氏粵蘄金山王子者驅掠中原之民弄兵于
海島朝廷遣哈真札刺帥師討罪天寒雪深道
不通軍不前却幾為凶徒所笑我忠憲王乃命
趙冲金就礪轉餉濟師犄角而滅之兩國之師
相與約為先弟誓萬世無相忘是敝邑盡力于

太祖皇帝時也世祖皇帝南征而返將繼大統時有介弟煽變于朔方諸侯憂疑道路甚梗我忠敬王以世子率群臣拜迎于梁楚之郊天下咸觀遠人之悅服知天命之有歸是則故邑盡忠于世祖皇帝者也忠敬王襲爵東歸忠烈五復以世子入待輦轂世祖念其功嘉其義眷遇深至天下莫及令尚公主以示殊恩屢頒詔旨毋改舊俗四海之內稱為美談老瀋王即公主

子而世祖親甥也自世祖之時以至于盛代歷仕五朝既親且舊但以功成不退變生所忽毀形易服遠竄王蕃之地去故國萬餘里革船渡河牛箱野宿間關半年方至其域飯麥麩處土屋辛苦萬狀不可殫說行路或聞之尚為之嗚咽况其策名委質者哉閭闔阻排雲之叫朝廷無蟠木之客雖含恤而大泣奮聲疾呼亦孰聞之而孰憐之耶此某所以當食忘餐也故已卧

復起遑遑栖栖淚盡而血繼也蓋柔遠惇族先
王之政也以功覆過春秋之法也足下何不從
容為大丞相言之明往日之無他今日之自艾
入奏冕旒導沛雞竿之澤賜環而東復見天日
使聖天子之世無復有向隅而泣者則大丞相
之德之美益著于遐邇而不忘本之義善救物
之仁天下之人皆將稱頌于足下豈惟敝邑君
臣銘肌鏤骨圖報其萬一而已哉惶悚惶悚不

宣集等再拜記

門下侍郎平章事判吏部事謚威烈公金

公行軍記

公諱就礪後改就呂雞林彥陽郡人也少以父
蔭起為正尉選補東宮衛遷中郎將領羽林不
數年擢將軍鎮東北界羯貊不敢犯以功拜千
牛衛大將軍康王二年癸酉巡撫塞上邊民畏
而愛之高王三年丙子八月契丹入寇境西北

知兵馬使獨孤靖以聞書以是月十二日至王
命上將輩盧元純為中軍吳應夫為右軍而公
以攝上將軍為後軍十三日大閱于順天館二
十二日右軍軍于西普通中軍于樓橋院後軍
于菘田信宿啟行初皇元太祖聖武皇帝舉兵
攻金之燕都金宣宗遷于汴聖武北歸留兵戍
燕燕人饗之醉而殲之有契丹遺種金山王子
金始王子以其黨鵝兒乞奴為將脅河朔之民

自稱大遼收國王聖武赫怒大舉伐之二王子
席卷而東請地及糧于我不許之二王子固有
窺覷之心又挾斯憾使鵝兒乞奴先引兵數萬
渡江妻子皆以自隨由鎮戎寧朔趨阿史川我
三軍至朝陽鎮中軍軍城中右軍後軍軍城外
朝陽人走報賊已近三軍各選精銳禦之軍侯
員英應儒神騎將丁純祐獨所軒馘八十餘級
擒而致者二十餘人得牛馬數百匹符印器仗

甚衆吳應儒又引步兵三千五百遇賊于龜州
直洞材斬二百級擒三十五人得牛馬戰其銀
牌銅印甚衆將軍李陽叔亦破賊于長興驛皆
公麾下也三軍遣神騎將近賊遇賊與戰于新
里斬首一百九十級進次延州以光裕延壽周
氏先世君悌趙雄六將守獅子巖永麟迪夫文
脩三將守揚州九月二十五日九將斬賊七百
級得馬騾牛牌印兵仗不可殫記賊不復分兵

聚屯關平驛三軍既至皆莫敢進右軍據西山
之麓中軍受敵于野小退屯獨山公拔劍策馬
與將軍竒存靖直衝賊圍出入舊擊賊潰追過
開平驛賊設伏驛北急擊中軍公回車擊之賊
又潰盧公夜謂公曰彼衆我寡右軍又不至始
齎三日糧耳今已盡不如退據延州城以俟後
便公曰我軍屢捷鬪志尚銳請乘其鋒一戰而
後議之賊布陣墨匠之野軍勢甚盛公馳騎召

公且揚黑幟為信士卒冒白刃爭赴無不一以當百公與文脩橫截賊陣所向披靡三合三克公之長子死焉追奔至香山南江賊溺死者以千數其婦子聚哭聲如牛吼忽有一人棄兵而自稱官人直前請曰我等擾貴國邊疆固有罪矣婦子何知請無庸盡殺且無薄我我則剋日自返矣公使謂之曰汝言何可信與之酒快飲而去俄而鵠兒乞奴送符文陳乞如其所言三

軍各遣二千文躡其後見賊所棄資糧器仗狼藉于道中牛馬則或斫其腰或刺其後蓋使得之不可復用也所遣六千人戰于清塞鎮擒殺過當平虜鎮都領祿進亦擊殺七十餘級賊遂踰清塞鎮遁去昌州分道將軍金公碩報曰契丹後至者自前月大入境即金山金始之兵也三軍次延州惟留內廂自衛其餘悉發後軍獨遇于揚州擒殺數十百級兩軍先回博州公護

輜重徐行至沙現浦賊突出擊公告急于兩軍
而兩軍守便不動公力戰却之卒護輜重而至
盧公出迎西門外賀曰猝遇強敵能摧其鋒使
三軍負荷之士無一毫之失公之力也馬上酌
酒為壽兩軍將士及諸城父老皆扣頭曰今者
與強寇角立而自戰其地可謂難矣而于開平
墨匠山杏山元林之役復軍每為先鋒以少擊
衆使我老弱存其性命無以報惟祝壽而已公

持軍嚴士卒不犯秋毫有酒即用一卮與最下
者亦酌飲故得其死力及戰有功必與諸將帥
會議聯名以開未嘗矜其能十一月二十日三
軍夜遣卒襲賊于興郊驛明日夜戰洪法寺又
明日戰于州城門外皆克我軍入城休士而賊
夜涉清川至西京天寒履冰大同渡入于西海
道國家復以叅知政事鄭叔瞻為元帥樞密院
副使趙冲為副并前三軍為五軍又遣承宣金

仲龜領南道兵以會元帥逗遛失律樞密院使
鄭方甫代之丁丑二月就拜公為金吾衛上將
軍三月五軍次于安州大棗灘戰不利賊氣得
馳突公與文偆仁謙逆擊之仁謙以中流矢死
公奮劍獨拒槍矢交貫于身病創如京忠憤之
氣猶形言色聞者壯之五月以上將軍崔元世
將中軍以公將前軍大將軍任甫將新定五領
號加發兵遣詣忠州公創未合力疾受命七月

至黃驪縣法泉寺之南川上五軍爭舟公退須
諸軍畢濟然後乘忠州城壞于水木石崩蕩而
公舟為巨石所輻施櫓俱脫板漏水湧同載者
三百餘人面若死灰公堅坐不移神色自若俄
而有三人乘棧截流相救舟人連斷繩擲之三
人者牽以登岸問之原州村居人奴也與其尤
壯者偕行再宿會本軍于法泉寺移次禿岵崔
公曰明日之路有二歧吾行如何則可公曰分

兵犄角不亦可乎崔公從之會于麥谷與賊戰
斬獲三百餘級迫于堤州之川流屍蔽川而下
搜山谷得老弱男女送于忠州牛馬與獲者至
朴達峴崔公曰嶺上非大軍所止欲退屯山下
公曰用兵之術雖先人和地利尤不可輕賊若
光據此嶺我在其下猿猱之捷亦不能過况于
人乎乃與加發兵登嶺而宿質明賊果進大軍
于嶺之南先使數萬人分登左右峯欲爭要害

公使將軍申德威李克仁當左崔後文周公裔
當右公從中鼓之士皆殊死鬪三軍望之亦皆
呼爭登賊大奔由是不果南下皆東走追至漢
州戰于攝嶺于大峴山于邱山驛于燈台壤于
惡攻于登州之東壤凡六戰賊莫能枝梧奔還
女真地九月公承中軍牒移兵定州使覘賊返
曰賊在咸州與我比境犬雞之聲相聞公築鹿
甬坦三周其隍留克仁純祐德威朴蕤等四將

守之移據興元鎮十月賊得女真兵復振長驅
而來公回軍遇于豫州之桂州交綏而退忽溝
疾未瘳將佐請歸就醫藥公曰寧為邊城鬼豈
可輿疾求安于家乎疾甚水漿不入口目視不
辨人物有勅歸京埋疾兵馬錄事洪昌衍將軍
李中立等肩舉公至京累月乃瘳于是賊破數
千城如蹈無人之境是月二十九日所留兵與
賊戰于渭州敗績李陽升死之戊寅七月以守

司空趙冲為元帥公為兵馬使借上將軍鄭通
寶為前軍吳壽祺為左軍申宣胄為右軍李霖
乃為後軍李迪儒為知兵馬使九月六日元帥
袍笏承命出具戎服再見大觀殿受鉞道長湍
指洞州遇賊東谷擒其毛克七真官名高延千戶阿
老次成州以待諸道兵慶尚道按察使李勣引
兵來過賊不得前遣將軍李敦守金李鳳擊之
以迎李勣之兵既而賊從二道俱指中軍我張

左右翼鼓而前二軍望風而北李敦守等與李勣來會錄事仲諧分其兵輸軍食賊又要之將軍朴義鄰敗之于禿山賊散而復集騎數萬盡銳來攻我又敗之亞將脫刺逃歸賊魁亦欲引還慮我要其歸路入保江東城十二月皇元哈真札刺兩元帥共兵一萬與東真完顏子淵兵二萬聲言討舟賊指江東城會天大雪餉道不繼賊堅壁以疲之哈真患之使者十二人與

我德州進士任慶和來請兵與糧且言帝命破賊之後為兄弟我元帥以聞王許之遣金良鏡晉錫押卒一千以赴哈真屢責添兵諸將皆憚于行公曰國之利害正在於今日若違彼意後悔何及趙公曰是吾意也然此大事非其人不可遣公曰事不辭難臣子之分吾雖不才請為公一行趙公曰軍中之事徒倚公重去公可乎己卯二月公與知兵馬使韓光衍領十將軍兵

及神騎大角內廂精卒往焉哈真使通事趙仲
祥語公曰果與我結好當先遙禮蒙古皇帝次
則禮萬奴皇帝萬奴者蓋東真之主也公曰天
無二日民無二王天下安有二帝耶于是只拜
聖武不拜萬奴公身六尺五寸以長而鬚過其
腹每盛服必使兩婢子分舉其鬚而後束帶及
是哈真見狀貌又聞其言大奇之引與同坐問
年幾何公曰近六十矣哈真乃曰我未五十既

為一家君其兄而我其弟乎使公東向坐明日
又詣其營哈真曰吾嘗征伐六國所閱貴人多
矣見兄之貌何其奇歟吾重兄故視麾下士卒
亦如一家臨別執手出門扶掖上馬數曰趙公
亦至哈真問元帥年與兄孰長公曰長于我矣
乃引趙公坐上座曰吾欲為一言恐屬非禮然
于親情不宜自外吾其坐兩兄之間如何公曰
是誠吾等所望未敢先言耳坐定置酒作樂蒙

古之俗好以鋸刀刺肉賓主相啗往復不容暫
我軍士素號勇者莫不有難色公與趙公跪起
承迎甚熟哈真等極歡約誰朝會江東城下去
城三百步而止哈真自城南門至東南門鑿地
廣深十尺西門以北委之完顏于淵東門以北
委于公皆令鑿墮以防逃逸是月十四日賊勢
窘開城門出降王子自縊其偽丞相以下皆斬
之哈真曰我等來自萬里與貴國合力破賊千

載之幸也禮合往拜國王吾軍頗衆難于遠行
但遣使陳謝二十日哈真與札刺請趙元帥及
公同盟曰兩國相為兄弟萬世子孫無忘今日
我設犒師之宴哈真以婦女童男七百口及吾
民為賊虜掠者二百口歸于我以女子年十五
左右者遺元帥及公九人駿馬各九匹元帥送
哈真至義州公與札刺至朝陽會有西京齋祭
使之命吳壽祺代公送之義州九月適州郎將

多知別將韓珣殺守將連諸城以叛樞密院使
李克修將中軍李迪儒將後軍公將右軍往討
庚辰正月以公為樞密院副使代克修將中軍
多知等請兵于遼陽溫知罕溫知罕誇斬二人
傳首于我三軍請理諸城從逆之罪公曰書云
殲厥渠魁脅從罔治大軍所臨如火燎原無辜
受禍多矣况困舟寇開東為虛今又縱兵于此
自殘藩籬可乎惟誅多知韓珣之黨餘一不問

丹之漏網者竄伏寧遠山中時出鈔盜為民患
而義州人昌名與秀甫公理又謀數公遣李景
純李文彥討寧遠之賊文備崔珙討昌名昌名
時攻鍊州官軍至賊黨瓦解遂斬昌名秀甫公
理而景純文彥亦破賊于寧遠城北境以安五
月凱以班師其後公卒相高王位冢宰八年功
德載諸信史此但記五年行軍之事而已
論曰國家之德未衰而禍亂之萌或作必有

魁傑才智之臣得君委用弘濟時艱蓋社稷之靈有以陰相之也自我太祖啟宇至于高王三百有餘年矣崔氏父子繼世秉政內擁堅甲以專威福而謀深者必不用外委羸兵以責攻戰而功高者乃多見疑當斯時欲以有為其亦難矣爾乃金宗訖錄遼孽構禍窺我土疆圖為巢穴遠鬪窮寇鋒不可當聖元龍興萬里遣將壓境徵師諭以討賊順之則

莫委其情逆之則必生他變蓋安危之機間不容髮乃能左提右挈遠交近攻定宗盟于經綸之始安邦基于呼吸之間豈非魁傑才智之臣而社稷之靈有以陰相之者歟觀其絕甘分少能得死力令行禁止莫犯秋毫可謂有古名將之風開平之戰我乃再救中軍沙峴之役盧公則不相助訖無一言而生嫌隙不伐其勞歸功于衆是則大人君子之用

心也至于請詣哈真固與國之心不拜萬奴
明尊王之義多知韓珣既投首矣斂兵而止
以安邊民遠謀大節尤可尚矣史氏稱其忠
義太常謚以威烈不亦宜哉

記

重修開國律寺記

恭惟我太祖既一三韓有利家邦事無不舉謂
釋氏可以贊理道化暴逆不氓其徒俾聞其教

凡立塔廟必相夫山川陰陽逆順之勢要有以
損益壓勝者然後為之非如梁氏畏幕罪福求
媚于佛也都城東南隅其門曰保定其路自揚
廣全羅慶尚江陵四道而來都城者與夫都城
人之四道者憧憧然固晝夜不息也有川焉城
中之水澗溪溝澮近遠細大成會而東每夏秋
之交雨潦既集則崩奔汪濊若三軍之行吁可
畏也有山焉根乎鵲峰逕迤而來若瀨而起若

驚而止猶龍虎之變動而氣勢之雄也世號斯地為三鉗豈以是哉清奉十八年太祖用術家之言作寺其間以處方袍之學律乘者名之曰開國寺時征役甫定萬事草創募卒伍為上徒破戈楯充結構所以示偃兵息民之意也父于壬辰莫為重新僧寮佛宇無敝風雨戒壇墟矣講肆蕪矣日月以損幾至于無矣然而物不可以恒瘁得時而榮道不可以終否待人而興故

我南山宗師木軒邱公以辨才義解賜號定慧妙圓慈行大師惟振起頽綱是住一日集眾而告曰吾儕寓迹王土不桑不稼衣足以禦寒暑食足以度朝暮吾君之賜吾相之施亦已足矣今國家非裹日比也必欲使例舊修吾廬難矣且夫藩缺而責補于鄰非義也田莠而望耘于人非智也眾聞而喻其意扼腕從臾牒宗門諸制科徵役徒夷容崇剔菑翳繩墨曲直筵几寬

狄棟而楠之聖而籬之時峻殿于上方引脩廡于兩旁樓兩廡之端而軒馬廊兩樓之間而門焉其西則學徒之舍監師之堂曰厨曰庫各有攸位約而周儉而固酌既往計可以增損而適宜者也自至理癸亥迄泰定乙丑三秋而畢功作慶會以落厥成見聞者莫不歎賞焉于是其徒之老圖所以不朽踵余門求記甚勤余惟近世浮圖之流有所經為必假勢于權豪之家毒

民病國徒務亟成而不知種福為斂怨也木軒大師則不然言發于誠衆樂為用不糜國秋毫之財不藉民食頃之力其所樹立如是是可書也而茲寺之始創太祖蓋欲以利乎家邦非如梁氏之為者亦不可使來者不察故粗叙梗概云若夫律乘之為道其柳非趣善猶高舜之政而有皋陶之刑期于無刑而已微辭與義則余未嘗學不敢強為言泰定三年丙寅九月日東

庵後人李某記

重修乾洞禪寺記

慶原在楊廣道為邑最憐然而自侍中章和公而下名公碩儒貴戚之卿多產焉蓋其地綿絡山川控引滄海勢之所鍾者竒而氣之所發者秀也去邑西北五里而近有山隆然起呀然開中有故佛寺基士人相傳號乾洞實一邑竒秀之尤者也侍衛護軍河氏名元瑞本邑之士族

早年給事宮掖見稱謹愿嘗遊獵抵此頽垣破礎蕪沒灌莽見之慨然以起廢自矢時大德申辰歲也迄今積二十餘年之久竭囊褚之蓄節衣食之資以充其費伐材于林攻石于山筭礫揭土身先工徒少不如意雖作必改于再于三略無懈容丹楹藻稅宏且麗者所以居佛也洞房燠室窈而廓者所以處僧也崇其堂廣其廡挹絕嶠于軒牕俯洪濤于庭戶繚以層墉列以

青松登降旋視左右具宜而鐘魚珠螺唄咏之
用靡不精竒釜鼎鑪壇食飲之具皆完牀几茵
簟坐卧之設靡不周又捨臧獲以足使令舉是
而言可謂無遺算矣至如剝岩石泉寒食汲引
之勞省墾斥鹵良田收供養之需給是

若有感其誠而陰來相者今年十月西域指空
禪師將如華山過而閱之大稱嘆以為稀有及
還與其徒千數百指因留焉客有問益齋曰昔

梁蕭氏據萬乘之勢窮四海之力造塔立廟不
可勝計數其功德豈特百倍河氏一寺而已哉
而達摩識之今指空之于河氏稱歎之此其故
何也答曰事有勢同而理別者非曾中有權度
莫能辨之古之聖人有天下而不與焉以為非
已有也取之于非已有者而為之功德不若不
為之為功德也五觀河氏其致力也盡己而不
借人其用心也利物而不為我則拳石抔土功

為須彌之高樓烟寸燭利溥洹沙之大此其勢
同而理別者也若指空達摩同別處待子具一
隻眼却向汝道有元泰定四年十二月記

白華禪院政堂樓記

默菴垣師作精舍于龍宮郡之天德山有二樓
西曰觀空樓其徒之老號曰雲叟者記之東曰
政堂以政堂韓宰相嘗遊南登其上故名政堂
之歸師屬以索文于予為樓之榮已而師繼至

予相見問焉曰菩提達摩以造塔起寺為有為
之福而獨照常知為真功德雖以天子之尊不
見容而不恤也師師達摩顧乃勞心土木以壯
屋室托名達官以侈遊觀其亦有說乎師曰夫
有人將遠千里急而莫有率之半塗而不進昧
而莫有道之由徑而不達吾觀舉今世吾徒所
以學道得古人糟粕之餘居然自肆醺酣聲利
不幾半塗之急者歟能或凍餒山林剋志修悟

欺啟聽瑩靡所取正不幾乎由徑之昧者歟吾
為是發憤結社庶幾糾合吾徒捨聲利之醺酣
貌山林之凍餒率其怠道其昧則于吾師所謂
獨照常知之理必有默契而懸解者焉吾將以
大吾師之道也非故為有為之福也若夫暉老
之裴相國滿公于白少傅其唱酬問答叢林傳
為盛事曷嘗避嫌于達官者哉吾樓之名得自
韓公世有古今其致一也余既聞而謝之書其

語為記其山川之勝面勢之宜經始落成之歲
月雲叟言之此不復云

雲錦樓記

山川登臨之勝不必皆在僻遠之方王者之所
都萬衆之所會固未嘗無山川也爭名者于朝
爭利者于市雖使衡廬湖湘列于跬步俯仰之
內將邂逅而莫之知有也何者逐鹿而不見山
攫金而不見人察秋毫而不見輿薪心有所專

而目不暇他及也其好事而有力者踰開津卜
里田規規于邱壑之遊自以為高康樂之開道
小民之所驚許汜之間舍豪士之所諱又不若
不為之為高也京城之南有池可方百畝環而
居者閭閻烟火之舍鱗次而櫛比負戴騎步道
其旁而往來者絡繹而後先豈知有幽竒閑曠
之境乃在其間耶後至元丁丑夏荷花盛開玄
福君權侯見而愛之直池之東購地起樓倍尋

以為崇參又以為袤不礎而楹取不巧不瓦而
茨而不漏桶不斷不豐而不撓望不獲不華而
不陋大約如是而一池之荷盡包而有之于是
請其大人吉昌公與兄弟姻婭觴于其上怡怡
愉愉竟曰忘歸于有能大書者使之書雲錦二
字指為樓名余試往覩之紅香綠影浩無畔岸
狼藉風露搖曳烟波可謂名不虛得者矣不寧
惟是龍山諸峰攢青抹綠輻輳簷下晦明朝夕

每各異狀而向之間閭烟火之舍其面勢曲折
可望而數負戴騎步之往來者馳者休者顧者
招者遇朋儕而立語者值尊長而趨拜者亦皆
莫能遁形而望之可樂也在彼則徒見有池不
知有樓又安知樓之有人信乎登臨之勝不必
在僻遠而朝市之心日邂逅而知有也否乎抑
亦天作地藏不輕示于人乎侯腰萬戶之符席
外戚之勢齒不及古人強仕之年宜于富貴利

祿寢酣而夢醉乃能樂乎仁智之所樂不見驚
于民不見諱于士而奄有幽竒閑曠之境于市
朝心自之所不及樂其親以及于賓樂其身以
及于人是可尚也已益齋居士某記

妙蓮池石池竈記

三藏順菴法師奉天子之詔祝釐于楓岳之佛
祠因遊寒松之亭其上有石池竈焉訊之士人
蓋昔人所以供茗飲者而不知作于何代師自

念曰幼時嘗于妙蓮寺見二石草中想其形製
豈此物耶及歸物色而求之果得其一方刻之
如斗為圓其中如臼所以貯泉水也下有竅如
口啟以洩其渾塞以蓄其清也其一則有二凹
圓者所以厝火楸者所以滌器亦為竅差大以
通凹之圓者所以來風也合而名之所謂石池
竈也于是命十夫轉置宇下邀賓客乃列坐其
次挹白雪之泉煮黃金之芽因謂益齋曰昔崔

靖安公嘗為雙明耆老會其地于今寺之北岡
去寺數百步而近此其當時物歟牧菴無畏國
師住錫茲寺有若三菴日嘗往來一經題品價
必增三倍乃為榛穢所掩沒自雙明迄今幾二
百年始為吾一出而効用于前請為記以慰其
不遇而慶余之能得也竊惟雙明之會有李學
士眉叟凡一草木之微苟可以資談笑皆載之
詩文今考其集中未見一語及此何耶其後亦

未聞好事如崔太尉兄弟者來家于此石之為
池竈其在于雙明之前而與夫寥松亭者未知
孰為先後也蓋其晦而不遇也久矣豈獨于三
菴其于眉叟亦未之遇也然而晦于幾二百年
之前而現于一朝雖眉叟三菴之未遇而有師
之遇若有所為教者存乎其間物之與人常相
為其名焉柯之笛豐之劍待邕煥而著稱固也
二子之鑒識為千載所服膺亦以夫二物也師

伐冰華胄也雖其顱圓而素富貴者也今為天
子之使一國之主敬愛之如師友顧乃與騷人
墨客逍遙乎風月之場其襟度可見矣將使後
之不及見者聞其名而知其心二石也豈亦邕
與煥之笛劍也歟至元三年丁丑秋夕益齋李
某記
碑

妙蓮寺重興碑

京城之鎮曰崧

宋徐兢高麗國圖經以崧岳為崧山

其東岡南迤

歧而西折微伏而豐起又分而南為三峴遠而望之若龍蟠焉近而視之若鳳峙焉據龍之腹附鳳之膺有佛之宮曰妙蓮寺我忠烈王與齊國大長公主尊信佛氏謂入佛之道法華經最邃暢經之義天台疏悉備卜勝地立精舍繙經以求其道講疏以研其義將以祝釐于天子邀福于宗祏者也堂構于至元二十年之秋明年

之夏而落成開山者師子庵老宿洪恕實惟其人洎圖慧國師主盟結社而恕又副之三傳而至無畏國師學者益臻自忠烈王既嘗重席于圓慧攝齋于無畏而忠宣王尤重其禮凡所以光護院門禪教列刹莫敢望焉前乎無畏者曰禧曰因後乎無畏者曰芬曰璉曰泓曰焰曰如及今堂頭曰吉皆釋林之選相繼而繼持鐘魚香火無替于始而棟宇之撓傾蓋瓦級軌之腐

且缺蓋歷六十年之久勢之必至者也順菴旋
公圓慧之嫡嗣無畏之猶子天子錫號三藏命
往燕之大延聖寺後至元丙子降香東歸乃從
容言于忠肅王曰妙蓮之為寺忠烈忠宣之祇
園也其真容故在殿下葺而新之奉先之孝孰
此為大王聞而有感遂捨金銀寶器數百萬歸
諸常住其徒莫不相勸或基以謀或舊以力惟
寢惟堂惟厨惟廊撓者繕傾者立腐者易缺者

補侈像設之儀瞻齋厨之費益樹青松繚以崇
墉旋公善大字乃金書佛殿額之簷間揭焉光
爭日月又莫不相慶以為能事畢矣宜刻石示
後合辭以請于朝王命臣某為文竊惟創之之
難不如守之之難守之之難又不如與復之為
難也茲寺也忠宣弘忠烈之願忠肅修之無畏
襲圓慧之迹而旋公起之詩所謂惟其有之是
以似之者其在茲乎彼國若家子若孫能無忘

祖考之業敝將修之踣將起之亦如茲寺之為
雖至百世而不隕可也顧不休哉某幼從先東菴
進退于無畏之門旋公又辱與之遊况吾君有
命曷敢以鄙拙辭其銘曰

五竺之邦惟聖斯作思濟生靈應病而藥未宜
妙法顯實于權靈山一會開卷儼然彼鬱者阿
有伽精舍兩致德人載揚慈化道無通塞器有
成虧匪賢且智疇克究之允也順菴一言感主

述志先王賜金秘府乃營乃葺美哉吳輪溪山
雲月雖舊惟新飲以醍醐熏以蒼筤福我皇元
爰及宗國

益齋亂藁卷第五

國



